

養德子集 卷之五
辦此血誠臣願在內在外大小諸臣共辦此
血誠則事無不集功無不立百奴酋不足滅
而東西二遼不足復也臣之所以任永平者
舉積此矣乃敢畧言今日安攘之大端而
皇上試垂聽焉

一曰早定

廟算夫奴之薦食我遼也奴屢進而屢退進則無
所不勝退則無所不休其勝也多以計給我
其休也乃以隙乘我而我則進無所不失算

退亦無所不失算奴來而撫順清河陷奴去
而撫順清河空而曾不以大兵移鎮也奴來
而靉陽寬奠陷奴去而靉陽寬奠空而曾不
以大兵移鎮也鎮江之復而旋失也病在不
以大兵疾援也遼陽之潰而坐棄也病在誤
招降夷而不以大兵分合迭出疾援黃山奉
集諸戰也鎮武廣寧之一逃而一棄也病在
謾言守而守不成守輕言戰而戰不成戰也
分言戰守既已失算合言兵餉又未得算人

人言募兵人人不知練兵人人言加餉人人不知恤餉人人言發

內帑以爲兵餉計人人不知重用

內帑以爲兵餉計倘早改募兵爲練兵直益餉以養兵倘早改加餉爲恤餉直據兵以核餉則一奴酋何足以禍天下一奴酋未足禍天下而我所以措處奴酋者乃重以禍天下蓋至鎮武之逃而賊兵不必渡河廣寧之棄而賊兵不必壓境逃矣棄矣踰旬越月而奴酋乃至至而卽取家口據廣寧以爲南來入犯之寨是奴酋且改退與空之一局以圖我而我奈何狙岐戰守分異同之鋼套以自愚也則今之

廟算可決矣臣竊以爲前日之敗局宜斷不當仍角口以釀後禍而今日之勝局宜密不宜仍麤心以踵前迷戰何以勝守何以固則宜算主兵何以轉弱爲強客兵何以合散爲萃則宜算募兵募亂何以止亂且核虛數爲實數

增餉增亂何以止亂且轉出孔爲入孔則宜
算關外淪棄之地何以席捲恢復使赤子不
終異類關內扼塞之處何以磐石永固使中
原不虞板蕩則宜算今日安攘機宜臣願
皇上勅令大小諸臣早定
廟算以振撻伐之策者一

一曰講求陣法大兵自京營以迄九邊王兵
非不多也募兵自浙粵楚蜀以及燕趙秦晉
客兵不爲寡也一聞虜警望塵輒遁者兵不

素練而奔潰難遏也兵不練心則心易散兵
不練膽則膽易怯兵不練藝則藝易泯而兵
不練陣則有心而安用有膽而安用有藝而
安用故兵家之事必熟嫻古法然後方畧可
迭出而不窮臣記臣祖宗先臣武穆王飛對
宗澤云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
一心非直謂陣法可廢也有陣法而後可以
不法法其好爲野戰者乃分合備伏之變而
非輕敵浪戰也故非陣法無以束伍非陣法

無以止奔非陣法無以更番非陣法無以盡
變周太公漢諸葛武侯八陣九軍之法唐李
靖所變六花七軍之法猶在人間加意深討
非難曉暢獨恬熙日久文重武輕文臣既輕
武不習武而武臣復亦自輕其武而反習文
以飾虛聲而梯榮膺坐是韜鈴秘畧幾致絕
響目今中外多艱寇賊蜂起寧獨邊徼夷落
有梟張之患卽腹裏城池不少豕突之虞非
普令文武兩途共習兵法洞徹機竒之秘何

以制勝師中折衝疆外乎今日安攘機宜臣
願

皇上勅令大小諸臣講求陣法以爲捷伐之本者

二

一曰修舉車營兵法不過正與竒兩端車營
爲正兵遊騎爲竒兵八陣之制車騎步叅用
而一以車爲主故天衡地軸天地前後衝三
義及天子出師之門爲轅門總以車得名自
易野險野車步異宜晉師毀乘廼始崇卒蜀

地采阻武侯用步房瑄牛車泥古致敗而戰
車遂不甚習乃馬隆之于樹機能李靖之于
突厥猶然以車取勝李綱之言曰步不足以
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車與步與騎與火器四
者合練而總為車營則守可以為守資戰可
以為戰具車以載輜重而人不苦饑疲車以
束隊伍而兵不患奔潰車以助火攻而軍威
振車以便更休而軍力裕遏衝追北分合迭
用正時以生奇奇時以生正更妙以棲盛擊

慮潛見出入之法而遠不虞奴弓矢近不虞
奴刀鋌中不虞奴馬之橫突矣臣客冬謁補
時編閱演象所所造偏廂武剛諸車承恩寺
所貯裝載火器諸車京營所造六府諸車不
營備矣而守城劄營動靜異宜駐隊追鋒大
小異宜曠野險阨駕輓異宜高山大川渡涉
異宜非叅之地利酌以人馬按之古法通以
時俗使造必適用用必取效何以為戰勝守
固之資乎今日安攘機宜臣願

皇上勅令大小諸臣參定車式以爲撻伐之具者

三

一曰部署營田自遼師以來水陸輸輓軍興日煩括羨增額幾無餘策卽如海運一端勞費萬狀不啻三十鍾而致一石倘用師踰年以後卽爲營田之計何必騷動海內一至于此今日關內足食之策卽他時關外足兵之需合將薊門三鎮以及蘆臺津門直抵瀛鄭之間山泉土脉堪開水田及早稻雜糧去處逐一踏勘列爲營田廣募大江南北訖于燕薊豪賈巨室願赴墾闢者開田十頃以上百頃以上千頃以上酌量工費大小許以職級不拘文武兩途聽其自便除授品官與見在流官一體陞用而衛弁屯軍營田著有成績者亦行一體優叙加賞使溝塍畎澮所在錯布棲被皆釜鬲之資汗萊成澤淖之域突騎可格塹險若增寧惟富粟而資芻牧兼以助兵而資捍禦今日戰守機宜臣願

皇上新集卷之五十四
皇上勅令大小諸臣分部營田以爲撻伐之助者
四

一曰添立險隘遼陽廣寧相繼迤陷山海一
線遂稱孤懸乃關以外海沙推盪壅積日久
向來陡峻淵濬之地不無漸就夷淺人馬或
虞偷渡而關以內喜峰古北一片石諸口岐
路百出梟騎突入猝無可禦今經撫更新土
氣百倍而背處無憑戰守何藉唐中宗時突
厥阻河逼境張仁愿乘默啜出擊突騎施之

日奪取漠南地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絕其
南寇之路六旬而成置烽堠千八百所而城
中不置壅門守具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
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自是突厥不敢渡河
畋牧至于臺堡之法先臣尹畊著有堡約十
二章若堡勢堡制堡衛堡器等項條件圖式
具在全書調宜于關外將西平鎮武諸堡擇
險要去處密備磚石乘其隙時星夜疾築爲
三受降城明示脅從叛逆之民有怨艾思歸

各行自推頭目但能團結一旅據城捍禦聲
報經撫查勘得實卽行

題授游總備哨諸將軍實銜以爲出關嚮應之
助而關內則自石門燕河以迄薊鎮諸路有
險可憑者多置曠弩臺無險可憑者多置連
珠砦務使路路堪依人人足恃則外之招討
有基而內之綢繆永固出不虞孤危入不虞
橫突矣今日安攘機宜臣願

皇上勅令大小諸臣詳勘要害添立險隘以增撻
伐之勝者五

一曰蒐羅智勇自募兵以來所費民間加賦
幾千萬所費

內帑金錢幾千萬千旄往來車舟絡驛所稱塞
旗斬將曷刃突圍之選何啻千萬而登萊渡
海天津絕河兩路援遼蓄怒有待其出關勁
卒百不獲一夫寧乏材以至于是寔以公家
之破格未盡獻竒無從司敗之用法不必曷
罪倖免而草澤英雄所在好亂而多跋扈之

思吠聲捉影之後又相與聚族而好言亂而
別有奇表之望是以真材未出逋隱多端爲
今之計不貴選士而貴選將夫當淮陰之未
登壇子儀之困行伍也蕭何李白固能知之
而其他肉取庸流寧詎知造漢安唐乃出二
人手哉合就

廷遣募使所選諸將士中特拔異等二十餘人
其他臣所見聞若見任之某某其人者若家
居之某某其人者若謀士之某某其人者若
武勇之某某其人者或力雄萬夫或技兼衆
藝倘分授闡寄待以不次各令圍練一軍以
爲衝陷折關之用必卓有建豎恢復可期今
日安攘機宜臣願

皇上勅令大小諸臣共舉所知蒐羅智勇以壯撻
伐之氣者六

一曰懸賞磨礪

祖宗功令非軍功不得封公侯伯卽世勳如開國
靖難皆不得列土食邑獨黔國稱世守焉則

以地遠而夷雜非以重臣鎮之瑕隙易生也
安南之服英國猶雲南之服黔國倘令英國
世守安南與黔國左提右挈互爲唇齒安南
雖至今存可矣自張輔召還僅以陞賞酌勞
而交黎乘之遂淪棄不可復今東西二遼逼
近

神京萬非交黔二地之比而東夷西虜桀傲突
忽亦萬非交黔諸夷之比自非斬艾而世守
之卽盡復遼地必不能百年無事者頃奉

陛下明詔詔擒斬奴酋者封公擒斬奴酋之子者
封侯擒斬叛將李永芳諸賊者封伯海內智
勇之士一聞賞格人人動色而臣謂非萬年
不拔之策也夫萬年不拔之策非世守如沐
國不可誠妙選文武大吏及勳舊世臣有才
堪一而智出萬夫能親提虎旅恢復全遼迄
奴寨而止者卽以遼地及奴地列爲三世臣
授券食邑仍設都布按三司疆理之衛控以
府所控以縣一如沐國世守之制倘有不恪

皇上得而更置予奪之絕無尾大不掉之患則山
海天嶮益峻

京陵左臂不寒孰美驚虜難以生心萬里金湯
千載永固誠以此指懸格示信于天下豪傑
之士必有窺左足而先應者今日安攘機宜

臣願

皇上勅令大小諸臣振舉長策懸賞磨礪以鼓撻
伐之勇者七

一曰廣繕神器百火攻摩于孫子而郢人燧
象卽墨火牛雉桃雀杏熅瓢火船技巧百出
乃金之破遼也僅以鐵器而元之破金也乃
以竹木諸器蓋至竹木而費半功倍成造既
易攜挈無難此軍中最勝長技也臣客冬謁
補時徧閱演象所及京營所造西洋銃子母
炮大將軍佛郎機諸器不啻備矣然費既不
貲製難卒辨用之守營伏險萬不可少而架
車馳驟則器重而用笨非大車不能載非服
牛不能運倉卒變合難以棄擲以爲格馬陷

虜之資以臣所知竹木諸器若立而爲干屬
若橫而爲戈屬若獨而爲六合砲大將軍屬
若衆而爲噴筒火箭諸屬若機而爲神武剪
諸屬俱費省而用便合于南中多置湖郡猶
竹餘杭箭竹諸暨毒虎藥處州鎗柄永康竹
盃金華皮甲崑山火石弁山磁石之類不過
數千金諸物畢具并委巧心多智慣製神器
之士鳩工成造與銅鐵諸神器分別緩急大
小散列諸營以爲攻衝馳突之具則得一藝
士可當數千甲兵他如處州鄖陽之射虎手
秦興如臯之鹽勇兵皆車營火器所必資亟
宜招集者也今日安攘機宜臣願

皇上勅令大小諸臣精心簡募廣繕神器以佐捷
伐之用者八

一曰措置遼民遼民之苦極矣一殲于撫順
再殲于清河三殲于靉陽寬奠四殲于鎮江
五潰于遼陽而從逆者十六七逃于鎮武廣
寧而從逆者十二僅存入關十餘萬生靈耳

夫此十餘萬者早行還集皆固本強幹之資
任其移竄反藉寇借盜之助混置之則皂白
不分而奸細托處嚴核之則猜怨易起而驚
走可虞此際樞督經撫諸臣計已悉心安插
自無遺慮而生理無泊終歸流冗主客不和
瑕釁易生合于安插之後各就氏族媪眷聽
其團聚處所編爲保甲每甲各推壯健力可
營田者計人授畝官給牛種資其墾闢收成
之日十分其四自脩牛種十分其二仍如

大明會典屯田事例酌田土肥瘠地方衝緩爲
差而或官田或民田或有主或無主或成熟
或開荒其中曲折仍細行劑量以爲徵收則
例要使私家樂業公帑漸克則流徙變爲土
著而蓋藏猶之府庫良懦得以鳩聚奸宄無
所托足矣今日安攘機宜臣願

皇上勅令大小諸臣詳議撫輯措置遼民以培撻
伐之基者九

一曰統練京邊臣按天下大勢乾坤剛果之

氣總萃北邊而北邊自東迄西類東弱而西
強以夷狄言之東夷爲恐而堅西虜爲黠而
勁松套諸虜爲驚而捍而京營及九鎮邊兵
亦各隨其風氣東西異宜固原延綏最強榆
林大同次強宣府薊鎮及

畿輔次強遼兵則駸不振矣乃向止募兵于南
而不思練兵于北計之左也僅就各邊緩急
隨時團練而不核制統肄互相策應非計之
全也合自京營以迄各邊各就地宜兵制酌
爲陣法就見在額兵軍丁鼓以車騎步火器
四練之法早夜肄習使所在于城盡人敵愾
每兵一萬二千八百人置一車營爲正兵綴
以遊騎二千四百人爲奇兵以爲一軍每邊
可得三軍有奇而京營可得六軍京營各邊
一體統肄每歲

廷遣一少司馬或給事中或侍御史一員行邊
閱視以爲殿最凡遇重大警急每邊應援一
軍各照地里遠近限以時日刻期調發不如

期至者以軍法從事其調發也不脫伍使衆
有固志不加餉使軍無溢費各恤其妻孥而
厚益以行糧與犒糈于役遠不得過三月過
三月卽還故伍之幕機邁可乘再行調發東
征則西應南討則北應內則居重以馭輕外
則合渙以爲萃天下之勢如指臂相使而外
患內隙可以見影而立消矣今日安攘機宜

臣願

皇上勅令大小諸臣詳核兵制統練京邊以暢捷
伐之威者十以上十事有諸臣之所已言而
臣足其說有諸臣之所欲言而臣發其端卑
無高論事或經奇其于安攘機宜未必有當
而卽今經撫一心樞督合議正在
廷殫思極慮之秋亦微臣涓涯報補之時不揣
愚昧敢于渡江北來之日沿途條
奏早効千慮之一得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詳酌覆議取自

聖裁其招選繕器二項臣于邸報中伏讀二月二

十五日

聖諭一道爲多用宿將以救榆關內稱各官素有蓄養精壯親丁盡數隨帶甲仗器械前來本省量給安家行糧該部給與馬價銀兩訓練以備緩急毋得視爲泛常故事等因欽此該臣已經自行破產措費招集智勇堪爲先鋒教師者四十餘人復置刀斧兵器竹木火器各項樣式前來以資訓練以備捍禦惟是時日迫促聘辦猝未湊手跽伏尚多亟須鼓集材料尚缺亟須買運仍乞

俯旨速遣的當廉幹員役量齎部餉將所應蒐羅若廢將衛弁謀士武勇等指名行取所應招集若射虎手鹽勇兵等按處招揀所應分辦若竹木藥石等刻期裝運逐一勾當事完聽經撫餉司嚴行銷算以清帛破臣身將抵永平無能分任此事仰乞

皇上痛念金甌完缺急在危疆此日機宜所關不

小

宗社萬年之圖一日而着定實微臣三十餘年歷
落孤踪忠于

陛下之血誠也臣不勝瞻

天待

命悚惕戰慄之至

天啟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具奏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赴任未平途遇蓮妖馳報疏

奏爲逾

命亟赴危疆半道忽逢嘯亂乞早行戡定流賊以
固中原以急邊防事臣于去冬赴

闕除補江西九江道右叅政二月二十五日抵
家束裝已將赴任復于三月初六日接邸報
調臣備兵未平道憑

勅迄未齋到啓處不遑安寧爲念逆酋蠶食二遼
山海重地逼近

京陵兵力單匱訓練宜精關口紛岐險阨宜控
必克詰戎備以遏奴氛斯固結人心以捍

帝畿一面招集材官徐國興李時舉章華國等共
十二名教師孫得勝周成錢大勝等共十名
家丁王貴李剛馬文英孫得勇等六十名旁
求兵器火器諸式禦虜馬格虜刀虜箭諸法
計措處物料安家行糧諸費已竭臣力不煩
官帑經營旬月始得就道更以微臣轄雖二
路策宜萬全所應固山海以基捷伐機宜約
十事先于四月初一日差臣義男潘耀星夜

齋

奏奠奉

旨部覆之日正與微臣蒞事相值即可夙夜拮据
以稱任使復于邸報見閣臣

題請優恤驛遞一欸不敢纖毫騷擾材官教師
家丁各行散給口糧盤費分爲三班于五月
初九日從淮陰驛登陸絡驛前進十六日抵
山東嶧縣十七日晨至四十里城河鎮驀見

沿途提老携幼挈家驚避帶刀挾矢橫路奔馳有末平快手王順印先于兩日前齎稟經臣督臣祗荅二次催檄乃去而復回云前有聞香教流賊無數稱王豎旗虎踞滕縣漸及沙溝臨城所在搶劫臣猶叱馭奮往遣探尾偵則聲勢頓逼嶧境而輿夫罄逃矣踉蹌奔回嶧縣城外門鑄已扁訛言載道邑無正官止有縣丞王世幹典史包世隆兩人倉皇莫措臣勉行慰藉以安民心夜坐敗署候明前發而縣門已粘帖永勝王偽示云西兵五萬俱在抱子頭住齊白旗爲號拜上嶧縣英傑如有願投順者速來山上計議擇于二十三夜至二更先搶嶧縣倉庫後搶富家當舖如有英傑不投順者殺一家爲令後掃闔縣滿門拜上糧廳捕衙速去速去當有地方虎棍數百人圍逼當舖吶喊震天臣語糧捕二衙官出示禁戢暮奔四十里周家營益復煽張凌晨還至利國驛輅使阻回者麇至渡河入

徐州而天津李撫臣亦緣路阻扼不能前臣
 先發材官教師家丁攜帶刀斧等械為各賊
 乘宿圍搶兩相抵敵被健士徐國興章華國
 蔣一元馬文英等奮力爭先手殺數十餘賊
 衆寡勢殊亦多傷散止因臣以愛惜驛遞之
 故不行隨從致彼流離臣竊痛之已而陸續
 脫回前來報信今各賊跨邑連城妄相署號
 在鄆城則曰順天王在鄒縣則曰末勝王在
 滕縣則曰安民王南自嶧滕鄒兗劫殺延燒
 傷心慘目北自鄆濟橫截南陽濛城諸鄉賊
 營碁布狼烟為號匝天亘地其起變之夕皆
 割營村落潛黨城圍裏應外合倉卒迸發狂
 鋒衝突勢若瓦解幻術簧鼓人思蟻附非合
 齊魯淮豫之兵早行撲滅因而解散恐東指
 則梗漕河西指則挾嵩洛而北指則直與近
 畿塞外教主傳頭連雞負嵎有不忍言者臣念
 切棘圍憂如焚快即欲冒難直前而輿隸絕
 無應役晨昏已苦棲頓空拳何效插翅難飛

痛思河山隔闕聲息倘不相通赤子流離腹
心或致大潰患不在四夷而在蕭牆又不獨
恫心于永平之稽程廢事矣臣今信宿徐州
俟賊勢稍衰郵遞已通猶可從東路遄邁西
如仍枳塞宛轉西路則繇豫入境將稽旬日臣實非敢于逗遛
也臣自去冬迄今往返道途已萬餘里聞
命經營未及一月跋涉危亂又復三旬空懷報
國之心難就致身之地中夜思之臥不貼席久
稽

簡書致累銓管卽罷黜臣亦甘之矣謹遣義舅

徐珍前臣齋

奏陳控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六月初五日具奏本月初九日奉
聖旨岳和聲着作速便道兼程赴任不得遲延該
部知道欽此

荅友人問遼事書

天啟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伏承明問以遼事下詢維時戰守異同之際
觸喉而出袒分左右生何敢置對而有不忍
不置對者以奴酋之故而復生奢酋也寧惟
奢酋長此不已所在蟻動搶攘糜爛安所者
定如是則遂無者定之策乎而生不敢以爲
然也有萬世之策有百年之策有不終歲之
策何謂不終歲之策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奴
爲彼經撫爲己經撫不和已且不立何以知

已已且不知何以知彼是爲不終歲之策何
謂百年之策已立矣乃求所爲知己者已何
以戰已何以守也已知矣乃求所爲知彼者
彼何以守彼何以戰也戰而與守合則得算
戰而與守離則不得算戰而車與騎步火器
合則戰乃成戰卽所以爲守守而車與騎步
火器離則守不成守又何以言戰叅彼已而
商戰守彼之遠兵不過弓矢近兵不過刀鎗
而其中橫突者馬也車騎步火器四練之法
合而總爲車營練以八陣機奇之法陣間容
陣隊間容隊虛實二壘奇正相生更番互出
之法或趨戰或致戰之法而遠不虞奴弓矢
近不虞奴刀鎗中不虞奴馬橫突矣彼卽竊
我戰車而用之何能與我八陣機奇之車敵
彼卽竊我火器而用之安能與我八陣機奇
之火器敵知此而彼已可以叅觀百戰可以
不殆矣此馬隆由之破樹機能李靖所以破
突厥也當事者誠立罷招兵之議而改招兵

爲練兵立減加餉之議而改加餉爲核餉先以兩端收天下之心殺天下之亂以急救土崩瓦解之勢而第就

廷遣募兵使者已招之兵分隸各路者統以一文武全才之大帥按八陣機竒之法而擇委智勇廉三大將都肄爲三車營其疲弱曷代不中選者按其貫址給以符檄押遣歸農免追安家行糧以息其邪心數有不足再益以燕趙秦晉之勁銳鄧陽溫處之射虎手泰輿如

旱之鹽勇兵而摠萃爲三車營每營一萬二千八百人共得三萬八千四百人各綴以遊騎每營二千四百人按八陣機竒之法而以車與騎與步與火器合而簡練之此三營者固可以無敵於天下矣然越地幅員既廣備多而力分人馬旣繁粟貴而芻乏自遼來者言每草一束費銀一錢每人一飽費銀二錢則兵集而且什馬俵而且僵何論攘外將防內潰非刻日爲營田之舉亦無措手處也就

遼人之可營田者部署之多買雜糧子粒按時按畝無日不下種無地不樹藝但得草一莖得粟一粒皆遼人固本疆力之資營田既定乃就部署之外糾其健決分爲騎步二等亦練以車營步不過十兩八錢騎不過十八兩再加以器仗衣甲之費人約十兩可得驍勇六萬餘以此九萬餘人爲王兵束以車騎步火器四練之法仍會同京營及各邊亦以四練之法而鼓練之京邊既練大舉有期乃

刻日借發每邊子數萬中借戰車一百輛練卒三千二百人復可得三萬餘以爲客兵而京營一體都練時而行邊時而出援亦畧與各邊同乃邊兵京兵之爲用也不脫伍使衆有固志不加餉使軍無溢費各恤其妻孥而厚益以行糧與犒糈其從征不得過三月過三月卽還故幕之伍俟有後舉再爲調發令之至如歸去如脫相與鼓舞而出關鼓舞而入關是各邊與京營借二千以練數萬而縣

官借遼師以練京營與各邊內則居重以馭
輕外則合渙以爲萃兵精而無煩多募餉厚
而無事多派東征則西應南討則北應不二
年而天下之兵疆天下之餉減天下之亂已
奴父子可駢首纛鼓而吉能免蹇等酋不足
筮使矣此所謂百年之策也而非所爲萬世
之策也萬世之策者何何太僕之策遼也曰
能守河西十年者予以流伯而吉水鄒先生
之策遼也欲設布按都三司以控全遼夫伯
而以流誰爲用命者設三司而非以世臣鎮
之誰爲堅守者甚至欲以廣寧一笏地啗西
虜更可哂矣夫西虜與建夷誰無戎心者卽
果能用西虜復遼土併奴寨而有之安保其
百年無事乎生以爲直宜捐東西二遼而置
公侯伯三世臣以鎮守之妙選文武大吏可
雄當一而者三人人隸兵二萬共兵六萬而
統以經臣兼撫轄以五道流官如故額獨隸
兵四萬五千六百人合之十萬餘人可得六

車營及六遊隊而更益以九邊與京營暫借
之兵東合朝鮮西媾西虜而南練登萊之水
師以八陣機奇之法車營與遊騎蠶食而進
車營爲正兵遊騎爲奇兵奇時以生正正時
以生奇更番迭戰必盡奴酋之巢穴而止得
百里則三分之得千里則三分之衛則控以
府所則控以縣統以布按都三司如吉水先
生議而鎮以世臣畧如滇中沐國之制倘有
不恪惟

天子得而更置予奪之絕無尾大不掉之患如此
則關外之天險永固而左臂不寒左臂不寒
而

京陵可以安堵其關以內自永平迄三輔諸郡
各給以團練義勇一

勅如漢隴西馮門太守故事得捕首虜論功無事
可守有事可戰則自畿輔以迄關邊屹如金
湯寧特奴寨卽東勝大寧遼河河套諸險可
漸次還我故物

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固如磐石而

聖子

神孫可世世拱揖在宥而無患所謂萬世之策也
然此特策遼之大都耳而車營遊騎八陣機
竒更番迭出趣戰致戰之法未能究言之也
火攻諸法用間諸法媮虜諸法構叛將諸法
離南人亡命通數諸法營田諸法營田猝未
湊手則召商和羅令人自海運第護以水師
而不煩官艘諸法未能深言之也若策奢酉

則異是利在速禍在遲利在散禍在聚誠使
才武大臣陽言從瞿唐進師而疾挾智勇將
士三十人驍勇一千餘人餉金二十餘萬兩
從雞鳴關星夜疾走成都所過則藉蜀之健
勇以爲兵多給免死牌以孤叛賊之黨餉有
不足則借蜀紳及

蜀藩之遺蓄以爲糧事平一一議償予旌再有
不給乃議軍興如此不數月而蜀可訖事不
然而需以時日遲速聚散衡決失算一蜀梗

而滇黔兩粵與楚俱將掉臂不爲使蜀之禍
天下固不下于遼矣敢因明問而併及之一
言而當疆索惟裁擇焉幸甚

早措南北兵事議 王戊七月

竊惟遼事至今日孔亟矣及今不治遂將以
肩背之痼疾移而爲腹心之大患關門一搖
國命隨之况益之以東省流賊阻截咽喉腹背
夾困其餘有幾又何論滇黔與蜀三方手足
之顛蹶乎而治之之法無難坐策從山海而
東言之登萊東矣朝鮮又東矣兩路聲擊之
疑兵乃所以助關門龕潰之實事倘不牽制
其戀棧使之還顧巢穴而我何能安意而營

備此宜策之于東者從山海而

西言之漁陽西矣雲中又

西矣兩路購賞之舊額固所以佐薊門離黨之新着倘徒坐耗夫金錢未能謹勒繚錠而我安保其不乘急而渝盟此宜策之于西者而關門吃緊之計則有可得而言者焉關以內十餘萬遼人目前啼饑轉瞬號寒矣不亟安插則赤子卽龍蛇無以其弱而不足虞也關以外數百里遼土目前歐脫轉瞬戎馬矣不亟疆理則臥榻卽荆棘無以其逼而甘爲

局也則將何以籌之關城外橫亘十有六里我分爲三門而胡騎直衝可以並轡而驅者八萬餘騎世以山海爲天地之險而不知設險于山之盡海之餘曠莫甚焉則難爲守卽守關矣而全剽要衝自石門燕建迄大水峪凡三十六處其口分爲十二一口闌入而關無所用其守至一片石迫在關之肘腋羊窈且逼闖越更近而大水峪石塘嶺去

京師不里百言之更可寒心永平距桃林界嶺

青山諸口不五十里而城居山下兵家所忌
卽因守永平矣彼循山而西城守之師何以
加其一鎡卽掉而南鶩又何以爲

京陵之後殿乎故禦之于關中不若謀之于關
外禦之于關外先須密之于關中亟宜責令
順永保河四郡監司守令各遵屯田使者

勅書所開安插遼人之指將遼中跼注黷衿各照
衛所舊貫分地覈實申報主者隨便古藉各
附以本鄉農民賈敗使之家爲族閭爲比附

麗于各縣保甲牌冊之未暫恤其饑寒而潛
消其逸志以須後令一面獎率材武健將十
餘員每員督兵三千人從八里舖而中前所
而前屯衛而中後所以漸及于沙河寧遠每
十里劄一車營畫地訓練遞相連結以爲防
禦之計劄營之日卽將所在殘村遺落敗屋
頽垣隨便修葺每二里半建二小堡每五里
建二中堡約十里建二大敵臺于險隘高阜
之地使車營有所憑藉而居民可以收保其

帝估傭敗明給執照每日驗放使出關營生
人烟漸集驚魂漸定故民有願耕舊壟葺舊
居者極意周恤獎其復業其居與地之無主
者隨將關內古藉遼人漸次移出使之鳩集
耕作以實曠土所劄營兵第許防守并兼團
練而進取機宜則徐俟根本稍固兵力既厚
而後相時而動其關內秦王島關外覺華島
可備戰艦練水師以資進取策應者責成智
將及時密布如此則步步躡實着着居要而

河山寸金無愁輕擲西虜不敢久于薦處東
虜不敢輕于闌入新城重關之築似可改圖
舊額購賞之費無煩突增即不必亟言撻代
而刷耻有日矣至于武備一節更煩商略邇
來憤名城之屢墮慨兵威之不競謂宜省文
臣而重武臣遂將棊置大帥人握重兵倘果
韜略熟嫻忠義性生何必更蒞文臣若猶未
也恐上焉者徒以材力予雄下焉者將以軟
美偷蔭試之臨敵將強者擁兵自衛而弱者

相率而逃耳此何等時可令若輩踵此敗轍乎關門既宿重兵業不惜

尚方劍寵異大帥而不日夜簡練常如寇至動稱

甲伏未完馬匹未集難以出關此何以奮敵

愼而固人心宜責令刻期出關都練于

八里舖前

屯上下卽聽中軍協同有司分派軍兵採木托坯督造營房以爲且守且戰之計使分練各將有所恃而無恐大帥時單騎行營于各將防禦信地一一簡稽而賞罰之揭報

經臺以聽殿最其練之之法總以車營爲主而騎步與火器統而肄之務使分合盡變奇正無窮士氣日倍

國威日振此固可得志于奴酋矣而應援無備何以乘勝長驅何以接戰不倦以爲萬全之策宜令三協諸將各行分練除守口防禦外各練一車營每營一萬二千五百人爲正兵馬兵二千四百人爲奇兵總蒞以一文臣之知兵者按八陣六花遺法而熟肄之仍給整

飭三協車營專

勅一道自副總以及參遊悉聽約束敢不如命者
輕則揭報重則參處得殿最領兵官員關白
經制撫三院務期指臂如意金石不
爽關兵與東協相應東協與中協相應中協
與西協相應緩則分地而待急則連衡而進
動必萬全事不再舉必恢疆滅賊而後快斯
亦鼓同仇報

冲聖爲臣子者忠于職事之常分也至於攘外尤

先安內腹心根本之計所仗賢守令不淺語
曰文武不備良民懼自畿輔南北迄于邊關
得賢太守卽不啻一大將得一賢縣令卽不
啻一副將各使之鼓率義勇團練鄉兵得捕
首虜論功如漢故事寧詎不足以固圉攘寇
而在順永二郡尤爲吃緊宜悉以廉勇甲科
分布關內亟圖保障間用鄉科須才智明敏
刻意功名者方堪劇任暮年庸流志在升斗
徒競錐刀者如東省迺令殷鑒不遠矣彼且

不知一身之生死而安能與之共

國家之安危此其宜議者一也至于漕渠一事

上自

宮官不及軍民均以輸輓爲大命中途將梗大
命立危雖漕院漕道職有專司而鞭長不及
馬腹銜尾前進于三千里之遠而欲防梗于
一隅之萬一必不得之數也議者欲復設總
鎮于淮上此不過握重兵以自固如腹裡總
兵緩急一聽撫按監司耳出奇制勝漠不相

關而欲望之南勅北蕩未敢必也徒取煩費
無益事實頃漕道已改一遼餉監司由北入
南當與漕儲道互相聲應則倉差一侍御坐
按京通轄及河間等處亦可由北入南按部
濟汶之間與漕差相應沿河巡視策勵監司
守令督率驍勇每百里以數百人夾河而陣
務在早達

帝都以固大命以動搖山岳之聲靈爲彈壓京坻
之壁壘所裨地方何啻數萬甲兵此其宜議

者一也至于邊餉所需仰給東南東途既枳
解發不前從豫出磁僅一邯鄲道西路耳聞
兩路并出與馬告困遼餉解官有擁重糈而
涕泣中途咨且不前者倘不以并路月日量
加蘇恤所在郵遞或以費誦見阻而南北呼
吸一不相應無論同軌氣象隔閼可虞地方
流冗饑虛之衆借輪蹄以聊生者一無以糊
口而渴馬圃池之慮遂有不可知者是所宜
議者一也至于天下大勢由南而北江洋鉅

寇所在狼顧關之道路海門興泰吳淞聞蟻
聚喘望實有待邊隙而動之衰心夫宋之末
年中原生靈殘于阿骨打幹不離兀朮之手
者十三戕于江南大盜如王善張所楊么等
者十之六七有宋名將先以剗賊起家而後
從事于戎索今魯地既已猖披江洋便當芽
蘖合將淮撫移鎮維揚與留都操撫夾江而
居解散蒐薙則威建而萌自消此江淮之間
所當移鎮者夏鎮旣陷漕道已阻頃者彭城

惡少有北迎滕賊西決黃河以爲灌城行劫
之謀幸早覺而殲其魁然自交訖徐方數百
里無重兵以折伏之草澤橫發不啻如宋臣
蘇軾之爲利國監冶賊慮者此際久梗而天
下中斷徒恃豫磁一途以通聲卽緩急亦未
可知矣合于津通二撫移一鎮徐而徐則陞
州爲府割交之郊擘二縣及改利國監驛爲
縣以附于徐添設一兵道駐劄利國以通南
北之血脉此交徐之間所當移鎮者由交而

入東郡臨清一大都會也曹濮豐威間鉅盜
出沒爲黃巢秦宗權故處范濮屢見告矣合
將濟寧河臣每歲以秋深禾秫茂盛界盜叢
發之際移鎮清源特宿重兵以防叵測此汶
濟之間所當移鎮者如此則自南而北自北
而南呼吸相應而盜賊竊發自無襟肘之虞
芻輓絡繹永絕哽咽之患此其宣議者一也
諸所縷數非盡與遼事相關而實與遼事相
爲終始一瑕百瑕一密百密其措手先後緩

急之間所關安攘至計有倍蓰而無算者惟
略其狂瞽而採擇之遼疆幸甚天下幸甚

卷之二 遼疆當對難昔收土以自衛而北自北
發之烈終難敵其重兵以劫可憫此效
殊微寧可曰其效以殊采木林茂盜界盜叢
出必爲黃巢秦宗勳姑蘇張粵良皆矣合
人東瀝朝武一大清會也曹艱難風聞取盜

團練車營議 壬戌七月

永平備兵道爲團練車營以資戰守以固危
疆以衛

神京事切照全遼之拱手而失之也患在戰守之
兩無所據而戰守之兩失也患在戰者之不
言守法卽不知戰法守者之不言戰法卽不
知守法戰與守合而言之者車營是也而自
興師以來言兵者間言車不知所以用車則
一誤于庸將之昧古而不知車一誤于庸將

之泥古而妄以爲知車易野險野之各棄而
重車輕車之橫分果爾則衛青馬隆李靖魏
勝張行申李綱諸人之果欺我乎而不敢信
也竊以爲禦虜于關外非車不能取勝而防
虜于關內非車不能救敗猥言車可守而不
可戰與輕車之便用而重車之難運者皆誤
也則今日舍車營無以言守且無以言戰矣
本道祇奉

簡書備兵盧龍東以枝關門西以綴薊門而中以
拱護

神京疆隅之安危卽一身之生死一身之生死卽
國勢之成敗指日秋高虜騎且動按視轄中兵
馬器械百無一備日夜如坐漏舟懼須臾沉
溺立至而不早呼救必不能以攸濟則宜亟
言車營者無如此時但恐言車營而不及創
造車營以爲戰守之備則宜亟爲呼救將中
外見在之兵馬器具可以那移湊集者因而
爲補葺整頓之需轉散爲合轉舊爲新轉無

用爲有用轉緩用爲急用者亦無如此時該
本道查驗城中兵馬止有前道所募標兵除
調遣出關尚餘一千五百人空手徒步絕無
甲仗馬五百餘匹率多老憊不任馳驅問之
步伐無一通曉外有城操各軍止存空籍十
不得一家丁三百名不頑且孱止供驅使十
不當五說者猥以永平三面環山一面阻水
有險可憑而不知城居山下兵家所忌水僅
漫漭絕非阻深徒恃奴騎之不來山海晏然

耳山海一有聲息而路當虜衝燕建諸口隨
在可以橫突突而西據山而下視彼能臨我
以萬鏃突而南沿山而驚走我不能加彼以
一矢而惟以車營爲乘城之外禦惟以車營
爲各口之應援則防固而力俗可以爲勢險
節短之用可以爲棲盛擊虛之奇而戰與守
不至于坐困而無策該本道復按行燕建貳
路兵馬自臺頭而燕河爲界嶺爲青山爲桃
林諸口官兵孱如官馬虺如官械頽如也自

燕河而建昌爲冷口爲羅漢洞爲劉家口爲
河流口官兵孱如官馬虺如官械頽如也卽
責成各將日夜訓練第可枝柱各路爲守口
計耳則本道所恃以戰守者虛無兵矣再按
行永平車局搜查車輛僅有前任經略委造
載砲車百餘輛尚未訖工枵不中用也按行
建昌車管檢閱車輛僅有小車五十餘輛窄
狹輕薄戈不堪用也頃蒙

督院面諭三屯營戰車令歸整練緣係隔屬
未便擅取遠不副用也則本道所資以戰守
者虛無車矣無兵無車蒐簡何藉日復一日
時不再來合將本道所議車營士馬器具開
列呈請每一大營計得大車四十八輛爲輜
重駐隊中車一百零四輛爲行營環隊每大
車一輛輔以輕車四輛計一百九十二輛每
中車一輛輔以輕車二輛計二百八輛輕車
共四百輛爲追鋒戰隊砲車三層每層三十
二輛共九十六輛以承彌疊發計六十四陣

虛實二壘共一百二十八陣每陣兵士一百人分爲二隊隊五十人共用兵士一萬二千八百人爲正兵再選驍勇健士配以臆壯戰馬計二千四百人爲奇兵合以正兵每隊用馬二十五匹計馬三千匹共用馬五千四百匹外以天衡車隊周列四方綴以風隊騎兵內以地軸車隊握固中軍綴以雲隊騎兵而以天前後衝地前後衝合以風雲四維以天地風雲之定體變爲龍虎鳥蛇之神用車

騎步三者加以火器以爲一戰一守虛實二壘更番迭出方圓曲直銳互變而不窮二十四騎兵遊隊偃月環後以備犄角以資驚探如後來兵家所稱揚音備伏之說此車營之大較也其訓練之方分百分練合有合練其部署之制易有易法險有險法其戰守之宜萬全取勝則純用風后八陣偏師直擣則間出衛公六花一切裴緒李筌替猶之語如天覆地載風揚雲垂八十一變之說俱置而不

道可以簡易直截可以紛紜闖亂至臨陣運
用之妙不越三言曰分曰合曰誤而統之以
奇正相生乃可以出奇無窮則精微存乎胸
脇又非紙上所能罄言也有兵而無法何以
用兵有法而無兵何以用法有兵有法矣而
無車無馬水火土木金五噐之用若盔甲刀
鎗弓弩銃砲鍬鋤藤牌防牌皮簾伍幕食鍋
旗幟諸物一不湊手何以用兵何以用法然
當此三空四盡之日而動爲不可繼之請墮

入向來募兵請餉窠窟中又非本道一片血
誠環顧

社稷生靈之至計迫在旦夕而深慮急圖之至心
也合將中外見在之兵馬噐具可以那移轉
集者一一具請除三屯營戰車業奉

督院所諭牌行經管員役逐一搜發弁車間
原帶大木二段堪爲遮牌甲裙及鑲索諸物
盡數查給不得遺匿外數尚不足費難卽措
則李太僕所造武剛諸車見貯演象所及火

砲各車除留

京師防禦外其羨而可省或置而未用一一前發約五百輛卽馮尚寶所置輕車業費官帑置之無用者一併湊發本道將隨便改造以省公帑再有不足總計大中小三等車所缺幾何方行呈請創造則所資以戰守者不患無車矣至于兵無見在勢難遽募乞將通濟鞏化所募見兵五千并原

題額餉刻日前來益以賈祥所募浙兵分發三協可省處所盡歸永平約得四千尚少強半一惟本部院查發湊募務足前軍一萬五千二百名之數仍擇委大將一員偏裨二員與本道同心協力早夜團練必期于可分可合臂指如意則所資以戰守者不患無兵矣其各兵所需盔甲刀斧鎗砲弓弩火器諸具則兵部沈主事開局于關上工部馬主事開局于部廠容開列細數分頭請發所需戰馬則太僕寺見在之牝驃宜請臚壯堪戰者五千四

百匹其馱載軍器車輛急需壯騾則所在召
買宜請三百餘頭此皆旦夕急需不能以時
刻延誤者他如改造車輛增置軍器食鍋及
車簾伍幕旗幟等物應動何項餘餉另文呈
請便便關支銷算說者或以永平半轄何至
遂須一軍則虞龍扼要實殿山海而捍

京畿之首衝此地堅而檀漁鎖鑰固如重城此地
瑕而無所不瑕矣故今日第一急著防之于
關內不若扼之于關外而控之于關外尤須

密之于關內山海貔貅已幾七萬而盧龍二
路僅僅弱弓柱矢千指有奇疆吏之生死小
而

國勢之安危大不得不扣心疾呼以請也懇祈
矜允得于刻下

題請旬月湊集日夜都練客兵之散者可合主兵
之弱者可強而

京師馬匹車輛之緩用者且借爲急用其無用者
又改爲有用屹然永路一軍足爲山海之後

勁薊門之前茅由此而東關兵車營亦然由
此而西薊兵車營亦然無事則分地而待有
事則連衡而進可以固圍可以策應內以壯
神京而外以遏虜氛卽犁庭掃穴此物此志也如
呼之不應而秋深虜勁計不旋踵應之不盡
而捉襟露肘策不萬全徒令嬰城自守以一
身之生死與



擒妖始末小引

匡廬片席可以匿鳩拙矣移而
之北平焉以奴不以妖也愛我
者聚族而危之及嶧而與妖遇
即在危滕之日危又不必奴也
愛我者疾呼而尼之可以甘螳



却矣改途而之北平焉以奴不
以妖也愛我者蛩喜而安之可
以窮艷技矣負乘而之薊門焉
廼以妖不以奴也懟我者攘臂
而仍之仍之者猶夫愛之者之
尼之也以奴而行以妖而尼以

妖逸焉而危以妖獲焉而不必
不危可以安可以危可以功可
以無功夫其自己也咸其自取
焉耳而夫已曰因人成事曰掩
襲為功已之言曰亦因是已若
曰因而襲之非其質矣有擒妖

之始末在

甲子立夏日
檇李岳和聲書於
棘津舟次



擒妖始末目錄

卷上

遵薊永三道會審妖首王好賢招詳

恭報擒獲妖首疏

護解妖首到京疏

刑部覆疏

新

擒妖始末卷上

整飭薊州等處兵備兼監軍驛傳餉務山西布政使司右丞議兼按察司僉事劉復初

整飭遵化等處兵備兼管屯田海防驛傳餉務河南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張樸為

整飭永平等處兵備兼管屯田馬政驛傳海防山東提刑按察司僉事張春

恭報蓮妖巨愆詞連六省擒獲一朝乞

勅省直撫按有司沿途護解至

京獻俘併究窩遁罪弁末消禍本奉慰

聖懷事據遵化縣知縣陳民情會同管餉廳推官

楊廷雋薊州知州劉繩祖申蒙本道憲牌蒙

欽差巡撫右僉都御史岳 憲牌項因灤州叛犯
王好賢及子孫妻妾惡黨兇丁爲薊州等道
差役翟思明陳善學等擒獲其窩遁之閻福
壽係營州右屯衛指揮僉事疎失之孫繼先
係永平衛千戶俱屬世職法難擅擬具疏題
請奉

聖旨這擒獲妖首王好賢等便着該地方官嚴行
護解來京究問正法窩遁奸犯閻福壽等提問
招報岳和聲盡心任事元惡就擒禍本殄滅併
緝捕有功員役查明分別叙錄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除王好賢等見在山東已經移文

保定撫院并北直山東各府沿途護解併屢
差官丁前去管押外其閻福壽孫繼先等合
應提問成招等因牌仰到道備牌仰縣遵奉
明旨內事理卽會同餉廳薊州行提犯人閻福壽
孫繼先同馬應泗楊自成等將窩遁叛犯王
好賢等脫逃緣由逐一究審的確依律議擬
具招詳解以憑轉咨

刑兵二部覆審具

奏施行等因蒙此案照先蒙本道案驗蒙本院
為妖黨相繼撲滅餘孽畏罪遠逃重地救寧
隱憂可釋謹述顛末情形仰塵

聖鑒事准兵部咨該陞任部院李 題前事備行
到道仰縣即將王好賢高天祿張忠張天福
張增福張廣等協力擒拿呈解以憑究治轉
詳毋分彼此貽禍地方不便等因蒙此緝拿
在卷續蒙本道憲牌蒙本院為嚴拿叛民事

卷查上年八月內准

軍門王 咨內開灤州石佛口王森之子王
好賢以左道惑眾招家丁繕兵器挈妻攜子
吶喊而去不知所往煩為一體嚴行各道緝
訪等因該前院屢行勸遵通霸永平等道嚴
行緝拿去後又該前院題為妖黨相繼撲滅
餘孽畏罪遠逃等事部覆奉

旨備咨煩轉行各該營路將官如高天祿等審明
正法其王好賢張忠張天福張增福張廣等

嚴限擒獲弗致遲延等因又該本院備行各道嚴拿一面差官遍行躡緝去後近訪得王好賢先日同妻子家丁原至遵化縣潛住商人馬應泗家又轉送薊州指揮閻福壽家潛住數日轉送前途又轉別遞藏匿見窩處所本犯灼知好賢係奉

欽提重犯法在必獲網難終漏合就密緝以正刑章牌仰該道即便密切着落馬應泗及的當番捕將逃犯王好賢并伊妻子及同行家丁

惡黨盡數擒拿出首既可免罪且可獲功若再執迷違抗扶同容隱定以同謀叛逆叅拿全家擬罪決不姑恕人已利害功罪之間諭令本犯速速省悟勿再沈迷該道查有踪跡一面相機嚴緝一面報院以憑撥兵併拿慎勿泛視延緩疎虞未便備行到縣會同管餉廳遵行去後又蒙本道憲牌蒙本院憲牌照得灤州叛民王好賢屢該本院遵照

明旨嚴行緝拿近訪得好賢先日原在遵化商人

馬應泗家窩住數日轉送薊州衛指揮閻福壽家潛住許久又轉送前途別遞今馬應泗自供福壽原曾轉遞則應泗之知情又不問可知矣應泗之子馬之陞見爲標下旗牌官窩奸納叛法難輕宥合應發審等因備行本道牌仰本縣卽將發去犯人馬之陞并拘伊父馬應泗一併收監一面選差的當番捕管押應泗等家屬逐程挨捕王好賢務在必獲一面將馬應泗等窩藏情由會審明白詳解

本院以憑覆審毋得疎縱等因蒙此遵將馬應泗馬之陞監候間又蒙本道憲票蒙本院批據該廳縣摘具口詞申解馬應泗馬之陞緣由蒙批據薊州道拿獲閻福壽已供馬應泗同謀轉送王好賢是實應泗子之陞爲撫院標下旗牌官而敢于容止叛民則州府番捕豈敢櫻鋒嚴拿乎事關

欽犯法在必獲仰遵化道研訊轉送好賢藏匿處所立限捕到確招解詳等因批行到道備票